

秦牧文集(二)

Qinmu Wenji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6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100

责任编辑: 王德昌

责任校对: 刘文英

封面设计: 勤学

统一书号: 10158·874

定价: 2.55元

BC88 112

目 录

· 艺 海 拾 贝 ·

一 本书的奇异经历

| | |
|-----------------------|----|
| ——一九八一年版《艺海拾贝》前记····· | 3 |
| 核 心····· | 9 |
| 鲜花百态和艺术风格····· | 17 |
| “果王”的美号····· | 20 |
| 菊花与金鱼····· | 24 |
| 鸚鵡与蝴蝶鸟····· | 28 |
| 并蒂莲的美感····· | 31 |
| 惠能和尚的偈语····· | 34 |
| 鲜荔枝和干荔枝····· | 39 |
| 虾 趣····· | 43 |
| 《最后的晚餐》····· | 47 |
| 茅台、花雕瓶子····· | 50 |
| 河汉错综····· | 55 |
| 细 节····· | 59 |
| 数字与诗····· | 62 |

| | |
|-----------------|-----|
| 画蛋·练功 | 64 |
| 秘 诀 | 67 |
| 哲人·小孩 | 70 |
| 象和蚁的童话 | 74 |
| 奇特的文学梦境 | 77 |
| 知识之网 | 80 |
| 两代人 | 86 |
| 蜜蜂的赞美 | 90 |
| 鲁班的妙手 | 93 |
| 南国盆景 | 97 |
| 巨 日 | 101 |
| 蒙古马的雕塑 | 105 |
| 高高翘起的象鼻子 | 109 |
| 幻想的彩翼 | 115 |
| 北京花房 | 119 |
| 《醉了的酒神》和《睡着的爱神》 | 124 |
| 一幅古画的风味 | 127 |
| 英雄手中的花束 | 129 |
| 镜 子 | 132 |
| 毒物和药 | 135 |
| 广州城徽 | 139 |
| “邯郸学步” | 142 |
| 独创一格 | 145 |
| 变 形 | 148 |

| | |
|---------------|-----|
| 酷肖 | 152 |
| 巧匠和竹 | 156 |
| 在词汇的海洋中 | 159 |
| 民族语言的热爱 | 164 |
| 譬喻之花 | 167 |
| 叠句的魅力 | 171 |
| 车窗文学欣赏 | 175 |
| 鹤哥的一语 | 179 |
| 神速的剪影 | 182 |
| 京剧译名 | 186 |
| “一字师” | 188 |
| “狼吞虎咽” | 190 |
| 放纵和控制 | 195 |
| 粗犷与细腻 | 199 |
| 眼睛的奥妙 | 202 |
| 小羊的刺激 | 204 |
| 两只青蛙 | 207 |
| 摔坏小提琴的故事 | 210 |
| “上味” | 213 |
| 笑的力量 | 216 |
| 艺术力量和文笔情趣 | 222 |
| 爱友·诤友 | 229 |
| 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 | 234 |
| 掌握语言艺术 搞好文学创作 | 240 |

辩证规律在艺术创造上的运用…………… 248

跋…………… 264

· 语 林 采 英 ·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271

表达意思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 276

各国作家锤炼语言的故事…………… 282

热爱伟大祖国的美妙语言…………… 290

在自己脑子里建立一座语言仓库…………… 296

语言文字的传统势力…………… 301

语言感受的灵敏度…………… 308

语言大街上的一块绊脚石——艰涩…………… 313

流畅自然的文笔…………… 320

语言大街上的另一块绊脚石——含糊…………… 326

描绘事物的清晰度…………… 332

语言大街上的又一块绊脚石——罗唆…………… 338

谈简洁…………… 342

饱满的形象…………… 348

语言的宝库在当代人的口头上…………… 354

古代词语的生命力…………… 362

外来词的吸收和消化…………… 366

珍贵的民族共同语…………… 372

感情的火花和语言的喷泉…………… 378

| | |
|----------------------|-----|
| 驯服文字这头“野兽” | 384 |
| 生活知识和丰富语言 | 393 |
| 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 | 399 |
| 掌握文学语言的音乐美 | 406 |
| 优 美 | 413 |
| 独特的性格语言 | 419 |
| 譬喻——语言艺术之花 | 424 |
| 叠字、排句的艺术魅力 | 429 |
| 委婉语词和隐语 | 435 |
| 论警句 | 442 |
| 妙语如珠 | 447 |
| 标点符号——文章中的无声英雄 | 453 |
| 错字别字——书面语中的沙砾 | 459 |
| | |
| 后 记 | 465 |

艺海拾贝



一本书的奇异经历

——一九八一年版《艺海拾贝》前记

《艺海拾贝》，从初版至今，将有二十年的时间了。关于本书写作的动机和经过，一九六二年，我在原稿付印之前写的跋文中，已经作了说明，本来不需要再讲什么了，但是，由于这书二十年间的曲折经历，在新版出书的时候，我不但作了新的校订，再度润色了文字，修改了差错，并且抽掉一九七八年版的《新版前记》，重写了这篇《前记》。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往事回首，作为执笔者的我，也感到本书的经历和命运相当奇异。它的坎坷和幸遇，一切都出于作者意料。

这么一本不够二十万字的文艺随笔集，放在书店的柜台里，并不怎样惹眼。但是它出版以后所遭遇的风暴雷霆和承受的阳光雨露，却完全逾越常情，以至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新版出书之际，我禁不住想把这些奇遇扼要告诉读者。

二十年前，我经常收到读者们的来信，询问：“你们的写作经验是怎样的？”“文学创作有什么门道吗？”一封封信都答复，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我就有了一个念头，把我所

知道的若干艺术表现手法写出来，作为回答。经过《上海文学》杂志编辑部的鼓励，就一篇篇地写下去了。当时，一般的文艺理论书籍，印行数大抵只有一两万册以至数万册。我颇有意用一种轻松风趣、活泼生动的笔调，寓艺术道理于谈天说地之中，希望能够创造一个记录，使本书销行十万册。

五十年代后期，“左”的错误已经日渐抬头，许多无辜的人遭到各种不幸，特别是大批的人被错划为“右派”，造成了相当的历史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文艺界有一种讳言艺术技巧的风气，仿佛谁谈论这方面的事物，谁就是想脱离政治，就是不走正路而走歪门邪道。书店的架子上，探索艺术本领的书籍寥若晨星，似乎只要“突出”一下政治，一切艺术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略为有点趣味的东西被目为“趣味主义”，谈论技巧则被目为“技巧主义”。但由于六十年代初，正值经济困难时期，万事待理，一个空前规模的政治风暴，还没有酝酿成熟，即后来的“十年浩劫”还没有来临。所以表面上还没有什么风浪。尽管如此，好些朋友已经纷纷向我提出警告：“你为什么写这种东西？”“谈论艺术技巧是最危险的，将来你就知道。”但是，我自问无他，“把一些艺术表现手法的道理告诉年轻读者，帮助他们掌握文学手段，有什么错误呢？”实际上，我是始终拥护广泛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我一直认为文艺应该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起推进的作用才对。但是，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范围是广泛的，而不是狭隘的。我反对狭隘的，开口闭口“斗争”，而完全不涉及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连提高一般读者又

化水平也不放在眼里的“理论”。因为觉得自己朝着这条途径写点文艺理论并无错误，于是一个劲儿写下去，并且把稿子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了。

《艺海拾贝》出版后受到读者相当程度的欢迎，数年之间，印刷了好几次，除上海外，新疆也印了一版。总计起来，销行了约莫十万册，和我原来预期的状况差不多。还有好些大、中学校，把它作为学生补充的学习教材。

不久，“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开始了。“左”得离奇怪诞的“横扫一切”的浊流汹涌，《艺海拾贝》在华南首当其冲，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全面地、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报纸这样一声讨，数日之间，有几千人冲进我的住宅，捶破了门，踩烂了床，并搬走了我大批的书籍。报纸用大字标题称呼我为“艺海里的一条响尾蛇”。我对这一切“批评”，煞象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感到莫名其妙。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到处都在焚书，这本书当然也在被焚毁之列。但是在我整个丧失自由的日子，我对本书，只承认有欠缺，从不承认是什么“大毒草”。事后，我才知道因阅读和藏有这本书而受到各种程度“冲击”的人是相当广泛的。

在这个时期，大陆上的“禁书”，有不少在香港被书商们乘机翻印牟利了。《艺海拾贝》也被翻印了好几版（这是若干年后书业界的朋友告诉我的）。由于这样的缘故，本书又被辗转销行到海外好些地方。一些海外读者因此熟悉了我，以至于后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文报纸还登了

关于我的访问记。

粉碎万恶的“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我国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在历经十年浩劫，创巨痛深之余，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渐恢复，文艺界也日益出现了繁荣景象。

《艺海拾贝》和许多曾经被禁的书一样，增订再版出书了。它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刷了两次，一共四十万册；浙江租了纸型，也印行了三万册。它们都迅速售罄。我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二十年间前后合计约莫有两千封，发信人遍布全国各地。这些书信，有的表示欢迎，有的热情鼓励，有的是商榷某一观点或者指出某些瑕疵，而最大量的，则是夹了钱币（这当然是不合邮局规定的，但由此可见他们求书心切）或邮票，委托作者代他们购买。对这最后一点，我只能满足边远省区很小一部分读者的要求，其他的都把钱退回去了。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在一九八一年再印行十万册，如果连同从前海内外印刷的一起统计在内，那么，它的总印数就将近是七十万册了。

我自己觉得：《艺海拾贝》在读者中间是产生了相当影响的。就是在它被查禁期间，也有些读者冒着风险，把它换了封面，悄悄保存下来，更有好些读者，独力或几个人手抄成本，在各个范围内暗自流行。两年前，有个读者买到了新出的书，就把手抄本亲自在北京赠送给我了。因为它在读者中间产生了相当影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扼要对本书作了介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更是好几次广播了其中的约莫三十篇。一本文艺随笔集被电台作了系统广播，这大概是一件

比较新鲜的事了。

我写下这些，既不是诉说不幸，以期博取人家的同情，也不是“卖花赞花香，卖酒赞酒辣”。我只是把前前后后的事情综合起来谈一谈，以说明《艺海拾贝》一书的奇异经历。近十多年间，有这样奇异经历的文艺作品大概并不很少，这实际上正是当代中国曲折历史的一个投影。事实上，《艺海拾贝》并不是我付出精力最多的一部书，它的系统性也并不很强，虽说好些篇章写得稍为生动活泼和饶有风趣，但也并不是所有篇章都如此。这本书历经风暴而没有摧折，二十年间能够不断重版，在文艺理论书的印数上创造了一个比较高的记录，它说明为读者所实际需要的东西是压不死的；而以饶有风趣，通俗生动的文笔来介绍文学理论知识，确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实际上本书所阐释的道理，并没有多少深奥之处。这种状况说明，以较为活泼的文笔，通过形象和故事，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艺术各方面的理论知识，都着实大有可为。我想：在生动活泼的文风能够日益发扬的情形下，更好的文艺理论书籍必将大量涌现，那时，我这样的书就可以“消亡”了。我个人希望：这本书将来能够销行到一百万册，然后“寿终正寝”。在这种情形下，本书出版生命的结束，我将感到顺理成章，十分高兴。

一九七八年，经过十年浩劫之后，《艺海拾贝》重版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新版前记》。那个时候，对于十年浩劫的结论，党中央还没有完全下定，我对好些事情的措辞仍然煞费苦心。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封锁，长期搁笔，一个人也

有点象蚕茧里的蛹似的，蛹虽然能够活动，却不大活泼。因此，旧前记中有些措辞是存在一些不够恰当的地方的。在这一版中，我接受好些读者的意见，把它抽去了，另写了这一篇新的前记。这对于原来并不知道本书曾经有过一段曲折经历的年轻读者，可能会有些参考价值。

读者们如果想要知道本书的写作经过，就请看看原来的跋文吧！这里，我顺便向各方热情给我来信鼓励的读者们致意，请你们原谅我未能一一复信吧，我是感谢你们的。

秦 牧

一九八一年二月·广州

核 心

世界万物，看来都各有它的核心。

从最小的东西讲起吧！一粒原子，有它的原子核。核的比重很大，而围绕着它的电子则非常之轻。原子核万一在特定条件下破碎了，原子也就不存在了。物质的重量基本上在于无数的原子核。

一颗小小的细胞，也有它的“细胞核”，这也是它的“重点”，围绕着它的是细胞质和包在外面的细胞膜。从构成生命体的肉眼难见的一粒粒细胞到一枚鸡蛋，一枚鸵鸟蛋（它们虽然是巨型的，但实际上也各各是一个细胞），构造都是这样。

一枚枚果子，也各各有它的“核”。许多果子，果肉都紧紧围绕着核，尽管核有大有小，有的一颗，有的多颗。它看似平常，实际上果子的繁殖，长成新株，发叶开花，全依靠它。

一个个生命体也仿佛有它们的“核”，这就是它们的心脏。别的地方受点损坏尚可，心脏遭受创伤就意味着致命。失去了一肢，生命体有时仍能够存活，心脏被刺了一下，生

命也就完了。

地球也有它的“核”。地核较之“地幔”、“地壳”，有它的特殊的重量。地核中心点延伸成地轴，支配着地球的自转。

甚至太阳系也有它的核。太阳就是我们这个太阳系各个星球的“核”，太阳系的各个星球，围绕着它旋转、运行。

太空里许许多多的太阳系还有它们更大的“核”没有呢？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太象一只只渺小的蚂蚁了，就暂不去谈它吧。

但是仅仅从上面这些事例看来，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核”。

回到我们的文学创作的问题上来吧！既然任何事物都有“核心”，什么是文学作品的核心呢？

这核心就是思想。各种元素的原子各有它们的“核”，各式各样的作品也各有它们的核。好的作品有好的核，坏的作品有坏的核，“中不溜儿”的作品有“中不溜儿”的核。

也许有人以为人物是“核”，我以为不是。许许多多文学作品自然都写到人物，但不是所有文学作品都如此。某些杂文、散文，某些抒情诗、田园诗、哲理诗之类，并不塑造人物，并不出现具体人物。你不能够说它没有“核心”，思想就是它的核心。

可以有不出现人物的文学作品，但是不存在没有“核心”的作品。

塑造人物是表达这种中心思想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并不

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那种提法（即使单纯从学术观点上来谈，暂不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勾当），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手段，但它毕竟只是手段之一。那道理，正象我们反对“米、麦是人类唯一的食品”的错误提法一样。我们反对这句话，并不是我们反对吃米吃麦。相反的，我们也许天天都在吃米吃麦。

再回到“核心”的问题上来吧！思想是核心，是灵魂。一篇小作品也好，一部巨著也好，不管它有多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动人的情节、精采的笔墨，如果它所表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不够好以至于很坏的话，这样的作品也就大大失色以至于糟透了。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象没有灵魂一样。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所以都很重视文学，就在于重视文学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段反映社会生活，以情移人，能发挥思想教育的功能。恩格斯有一段话精辟地阐述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以及这种思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方式。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